

是什么让生活如此累？
是什么让工作如此艰辛？
但，又是什么让我们对未来心存希望？



THE SPIRIT OF
THE CHINESE PEOPLE

辜鸿铭◎著 张帆◎译

中国人的 精神

《中国人的精神》至今有37个版本，
但这本所谈的距离我们最近，
因为真正能读懂辜鸿铭的读者一定诞生在当代中国！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辜鸿铭◎著 张帆◎译

中国人的精神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人的精神/辜鸿铭著;张帆译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14.4

ISBN 978-7-80765-993-8

I.①中… II.①辜…②张… III.①民族精神—研究—中国 IV.①C95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25687 号

出版发行	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	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
邮政编码	450011
本社网址	http://www.hnwybs.cn
电子信箱	master@hnwybs.cn
售书热线	0371-65379196
承印单位	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经销单位	新华书店
纸张规格	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	5.75
字 数	100 000
版 次	2014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19.8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目 录

绪论 良民的信仰 →001

中国人的精神 →010

中国好女人 →065

语言是一场战争 →090

汉学(一) →102

汉学(二) →111

附录

辜鸿铭先生逸事 梁实秋 →121

记辜鸿铭 胡适 →123

辜鸿铭 林语堂 →130

北大感旧录·辜鸿铭 周作人 →136

回忆辜鸿铭先生 罗家伦 →141

悼辜鸿铭先生 吴宓 →147

中西文明之评判 平佚 →152

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 李大钊 →161

质问《东方杂志》记者 陈独秀 →164

答《新青年》杂志记者之质问 伦父 →172

再质问《东方杂志》记者 陈独秀 →178

绪论 良民的信仰

所有的文明都始于征服自然

如今,人们的注意力都被这场大战吸引了,不再关注其他。不过,我认为,人们应该将自己的目光从战争中移开,转而去关注文明这个更大的问题。所有的文明,都是从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开始的。即,征服和控制自然界那些恐怖的物质力量,让自己不受伤害。不可否认,在这一点上,如今欧洲做得很好,他们成功地征服了自然,截至目前,在这方面还没有人能够超越。可是,在这个世界上,除了可怕的自然之力外,还有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,即人的欲望。相对于自然之力对人类的威胁,源自于我们本身的欲望更加可怕。如果这股力量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,那么不仅文明难以存在,甚至人类本身能否继续生存,都是一个

很大的问题。

人类初始阶段,物资匮乏,所以人类必须要压制自己的欲望。这时,原始人类是受困于自然力量的。然而,随着人类的发展、文明的出现,人们逐渐发现,有一种力量在控制人的欲望上较自然力量更为有效,那就是道德。在过去的欧洲,这种可以有效控制人类欲望的工具是基督教。但如今这场可怕的战争打破了这一格局,人们无望地发现,基督教对于人的约束效力,已经很微小了。在失去了有效抑制欲望的工具之后,欧洲人不得不回到原点,继续依靠自然力量控制人们的欲望。就像卡莱尔所说的那样:“如今的欧洲,是没有政府的,有的仅仅是警察。”用自然力量抑制人类欲望的方式,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军国主义。实际上,如今的欧洲也确实如此,道德的缺失,让他们不得不依靠军国主义来约束人们。这让他们陷入了困境。如果不依靠军国主义,无尽的混乱就会摧毁他们的文明,可是过度依赖军国主义,他们的文明会因为频繁战争而最终崩溃。然而,英国人对外宣称,他们决定消灭军国主义。基希勒勋爵也相信,凭借他那装备精良、训练有素的三百万英国军人,是可以扑灭普鲁士军国主义烈火的。可是,我以为,即使普鲁士军国主义烈火被扑灭了,他们迎来的也不过是另外一个军国主义,即不列颠军国主义。之后,他们不得不再次崛起,将这个军国主义之火扑灭。如此往复,好像走进了一个死循环一般,永无尽头。

难道真的无计可施,只能任其轮回吗?不,我相信,肯定会有办法的。很久之前,美国的爱默生曾经说:“我可以轻而易举地预见到,尽管伟人们也是步枪的崇拜者,但这种低俗而野蛮的崇拜总有一天会破产。而且,就像我们相信上帝一样,我们也相信,武器并不能给人带来和平,一种武力横行后必然会激起更多的武力反抗。只有爱和正义的法则,才能给人类带来彻底的革命。”如今,欧洲人如果想要彻底摆脱军国主义,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遵从爱默生所说的,放下武器,用爱和正义的法则,也就是道德来统治这个世界。只要建立起一种有效的道德力量,那么军国主义必将无用武之地,最后自动消失。然而,现在的问题是,在欧洲,原本作为道德力量来源的基督教,如今已经失去了本来的效力。因此,欧洲人必须解决一个问题:找到一种让军国主义消失的道德力量。

在中国,有一种力量叫信仰

我相信,欧洲人最后将在中国、在中华文明中找到这种道德力量。在中国,有一种道德力量叫作良民的信仰,它可以让军国主义变得毫无用武之地。然而,也许有人会说:“中国也有战争啊!”确实,中国也有战争。但自孔子至今,中国从未产生过军国主义。在中国,战争更多的是意外,而在如今的欧洲,战争似

乎已经成了必需。我们中国虽然也有战争,但中国人不会去期盼战争。据我观察,今天的欧洲大陆人们并非惧怕战争本身,而是惧怕自己的邻居过于强大,害怕他们有一天跑到自己的家里来抢东西。所以,每个人都想拼命地武装自己,或者雇用一个警察来保护自己。因此,真正困扰欧洲人的其实不是战争本身,而是人们需要不断武装自己的迫切需求,即借助物质力量来保护自身的一种绝对的必要性。

如今的中国,因为有良民的信仰在,所以一个人不需要依靠物质的力量来保护自己,甚至都不需要警察来保护。在中国,真正给一个人提供安全感的,是他的邻居的正义感,同胞的道德责任感。事实上,在中国,人们确实不需要借助物质力量来保护自己,因为那里的每个人都觉得公平和正义的力量是大于物质力量的,他们信奉道德戒律必须被服从。现在,如果你能够让一个社会中的所有人都相信这一点,那么在这个环境中,物质力量必然会失去用武之地,军国主义也就会自动消失了。当然,不管在哪个国家,都有一部分不安分的人、一些罪犯,他们不信奉道德,不尊重正义和良善的法则。为了防备这些有不良企图者,不管是一个国家还是整个世界,还是需要保留些许的警察和军国主义。

然而,可能也会有人向我追问,你通过什么方式让人们相信公平和正义比物质力量更可靠呢?我认为,首先,是让人们相信

公平和正义的效果,使人们确信,公平和正义是一种力量,实际上就是让人们相信善是一种强大的力量。但是,如何才能做到这些呢?方法很简单,在中国,为了让每个人都有良民的信仰,他们在一个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教他“人之初,性本善”。

欧洲文明之所以会有今天的遭遇,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他们信奉一种错误的人生观,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,而欧洲整个社会结构都是建立在这一错误的观念之上的。在欧洲,约束人们的是宗教和法律。即,他们是利用人们对上帝和法律的敬畏来维持社会秩序的。敬畏就意味着恐惧,有了恐惧,也就有了使用武力的基础。为了保持人们对上帝的敬畏,欧洲人花费大量的钱财供养了一批慵懒而无用的牧师。别的不论,仅仅是供养这些人的开销,就已经让百姓们不堪重负了。实际上,三十年的宗教战争中,欧洲人确实在试图摆脱牧师。当保证人们持续敬畏上帝的牧师被摆脱之后,人们就只剩下一个路径,靠对法律的敬畏来维持社会秩序了。可是,要人们持续地保持对法律的敬畏,欧洲人不得不再次花费巨资供养另一批闲人,即警察和军队。如今,欧洲人已经慢慢发现,供养警察和军队所花费的费用,甚至比供养牧师更加昂贵,也更具毁灭性。于是,欧洲人不得不走上了老路,想要摆脱军人了。然而,如果真的摆脱了军人,他们还需要面对一个问题,是召回牧师,继续供养他们,让人们重新信仰上帝,还是另辟蹊径,寻找一种新的,可以代替上帝

和法律,帮助维护文明秩序的力量。^①

如今,已经从牧师那里吃过亏的欧洲人,应该不会再想召回牧师了。俾斯麦曾经说过:“我们永远都不回卡诺莎。”^②而且,即使现在就召回牧师,也无济于事了。因为人们早已经丧失了对上帝的敬畏,想要重建,几无可能。所以,欧洲人只有一种选择,即走创新之路,用另一种力量来代替之前的上帝和法律,帮助维护文明的秩序。我相信,正如我前面所述,欧洲人会从中国找到这种力量,即我所说的良民的信仰。在中国,不需要上帝和警察,靠着这种良民的信仰,就可以保证社会有序进行。确实,在这种信仰的笼罩之下,中国,这个总人口并不比整个欧洲大陆少的神奇土地上,不靠警察和军人,人们一样可以和平有序地生活。在中国,每个人都知道,像警察、牧师这类角色,在帮助维护社会秩序方面,一直扮演的都是无关轻重的角色。在中国,只

① 在维护公共秩序上,道德确实是社会成本最小的一种方式。它不像法律那样,必须依靠暴力才能够很好地实施。有暴力做后盾,那么就必须要有着武器的人,培养和供养这些人,都是要花费巨大的社会成本的。而依靠舆论制约人们的道德,就很好地省下了这部分成本。不过,用道德约束社会也有一个问题,道德戒条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成是一种公共认识,即大家都一致觉得某一种行为是不道德的,那么它就是不道德的。这样,就容易产生一个问题,道德是严格受制于人们的认知能力的。就像在古代,女人不缠足,就会受到道德上的嘲笑,而缠足是对人有害的。所以有这条道德在,就是因为人们的认知水平太低所致。而且,道德依靠的是舆论的力量,其更多的时候是在熟悉人社会中起作用,在陌生人社会中,效力会减弱。总之,法制的社会成本高,也让人与人之间少有温情,但其更能保障公平。道德制约的社会成本低,但往往受限于人们的认知水平,而且制约范围有限。——译者注

② 卡诺莎,地名。1077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曾在此地向教皇悔罪求宽恕,被视为王权向教会权力低头的象征,史称“卡诺莎之辱”。不回卡诺莎的意思就是,不会走向教会权力低头的老路。——译者注

有最无知的那一部分人才需要牧师,只有最卑劣的罪犯才需要警察的威慑。因此,我认为,如果欧洲想要摆脱牧师和军队,想要消灭军国主义,想要获得良好的社会秩序,最好的方式,就是来中国取经,学习中国的良民的信仰。

困扰的欧美人,应将目光移向东方

简而言之,我想告诉欧洲人和美国人,在他们正在为战争而困扰,为文明走向崩溃边缘而头疼的时候,应该将目光移向东方,即中国,发现那里的独一无二的文明财富。这财富不是这个国家的贸易、铁路、矿产、金银、钢铁或者煤炭。这财富是人,即中国人,拥有坚定的良民信仰的,从未改变过的真正的中国人。在我看来,真正的有良民信仰的中国人,本身就是无价的财富,他们几乎不用耗费外部财富,就能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。我想在此警告欧美的人们,不要去影响和改变真正的中国人,不要毁掉这无价的文明财富,你们现在正在做的用新知识影响中国人的行为,应该停止。如果欧美不停止这种行为,而是成功地毁掉了真正的中国人,毁掉了这笔无价的文明财富,成功地让中国人变得跟欧美人一样,那么,这个世界因宗教和军国主义而产生的成本会再次增加,而后者,如今已经成为威胁文明和人性的一個重大因素。换个角度,假如有人通过某种方法,改变了欧洲和美

国人的典型人性,让他们变得跟真正的中国人一样,不需要牧师和警察一样能够自觉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,想想看,那将给我们这个世界减轻多大的负担啊!

综上,我们可以简单概括一下欧洲文明所遭遇的巨大问题。我认为,最开始,欧洲人想通过牧师的教化来维持社会秩序。但是很快,他们就发现这样做耗费的资源太多,也引来了很多的麻烦。然后,欧洲人用三十年的战争赶走了牧师,招来了警察和军队帮助维持文明。可是,现在他们发现,警察和军队的花费和带来的麻烦,竟然比牧师还要多。现在,欧洲人将往何处去?赶走军队迎回牧师?不,我不相信他们会这么干。而且,牧师也不可能再起作用了。但是,欧洲人到底要走向何方呢?我读过剑桥大学教授洛斯·迪金逊先生刊登在《大西洋月刊》上题为《战争与出路》的文章,上面写道:“招来群氓。”我担心,如果招来群氓,将会带来比牧师和军队更多的麻烦。在欧洲,牧师和军队引发了战争,但如果群氓到来,则会出现革命,造成无政府状态,那时候,情况会更糟。如今,我给欧洲人的建议是:不要召回牧师,出于良善的考虑,也不要召回群氓,但是可以招来中国人。将真正的中国人请来,他们身上有良民的信仰,有将近两千五百年的,不需要牧师和警察一样能获得和平的生活经验。

事实上,我确实相信,战后,欧洲人能够从中国这里找到解决文明问题的关键。在此,我再次强调,中国人是一笔无价的财

富,这是毋庸置疑的。真正的中国人确实是一种财富,他们身上拥有可以解决欧洲人战后文明重建的钥匙,即良民的信仰。该信仰的第一条就是相信人性本善,相信慈爱的力量,相信美国人爱默生所说的爱和正义的法则所具有的力量和功效。但是,爱的法则到底是什么呢?良民的信仰告诉你,爱的法则就是爱自己的父母。正义的法则又是什么呢?良民的信仰告诉你,正义的法则就是真诚、守信和忠诚。妇女必须绝对无私地忠诚于她的丈夫,男人必须绝对无私地忠诚于他的君主、国王或皇帝。最后,我想再次强调,良民信仰的最高义务就是忠诚。不仅需要行为上的忠诚,更需要精神上的忠诚,就像丁尼生所讲:

尊敬国王就像他是自己的良心

而自己的良心,就是国王

打破异教的束缚,追随基督

中国人的精神

首先,请允许我向各位阐述一下今天的主要议题。我的论文题目叫《中国人的精神》,这里的精神并非仅指中国人的特有性格或者特征。关于中国人的特征,此前有很多描述,但我想,你们应该跟我一样,都觉得至今为止,那些描述都没有真正道出中国人的本质。而且,中国人的特征也是很难被概括的,大家都知道,在中国,南方人和北方人之间的性格差别,几乎和德国人与意大利人的性格差别一样大。

但我还是用中国人的精神作为自己的议题。这里的精神指的是中国人生活中的精神寄托,是在性格、心智、情绪等方面的本质特征,它的存在,让我们区别于其他的民族,尤其是那些现代的欧洲人和美国人。或许,今天的议题叫作“中国人的人性”,或者直接用“真正的中国人”更为合适。

是否有一样东西,让我们真正与众不同?

那么,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人呢?我相信,你们一定会同意我的观点。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,尤其是现在,当我们环顾四周,在今日之中国,不难发现,典型的、真正的中国人似乎正在消失,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型的或者说更加现代、更加进步的中国人。在我看来,在典型的、真正的中国人即将消失之前,我们有必要进行一次详细的讨论,是否有一样东西,让真正的中国人与众不同,既不同于欧美人,也不同于现代的中国人。

我认为,古老的中国人性中,让诸位印象最深刻的,肯定是温和、谦让、有礼。借用一个动物学术语,可以说,真正的中国人是被驯化了的。比如中国最底层的那些民众,如果将他们和欧洲社会的同阶层对比,你会发现,这些人身上少了些许兽性,少了一些被德国人称为动物野性的东西。我觉得,如果用一个英文单词来概括这点的话,最合适的肯定是“gentle”,即温顺。这里的温顺,并不是指天生懦弱或无条件依从。正如已故的麦高文博士所说的:“中国人的温顺,并不是消极的。”这也正是我的意思,我觉得,中国人的温顺是一种中庸的,不走极端的状态,在这里,没有残暴、野蛮和粗鲁,而是一种温文尔雅式的柔和。真正的中国人,必定是柔和、淡定、从容练达的,就像一块经过打磨

之后的纯钢，沉静而笃厚。甚至于，即使是一些性格本身有缺陷的人，也会因为这种温顺而变得不那么恼人。真正的中国人可能是粗糙的，但绝不粗劣。真正的中国人可能是丑陋的，但绝不丑恶。真正的中国人可能是粗俗的，但绝不粗暴。真正的中国人也可能是狡猾的，但绝不恶毒。实际上，我想说的是，真正的中国人，也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，但其本身绝对不会让人觉得讨厌。你会发现，一个真正的中国人，即使是社会最底层的，一样不会让人觉得他特别讨厌。

在我看来，真正的中国人给人的印象是柔和的，其中还透着一股优雅。当你真正分析这种特征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它是另外两种品质结合的产物，即同情心和智慧。我曾把真正的中国人比喻成被驯化的动物。那么，被驯化的动物和野生动物间的区别是什么呢？在那些被驯化的动物身上，我们可以发现一样东西，跟人类特别接近，那就是智慧。不过这种智慧并非思想性的智慧。它没有逻辑推理支撑，也不像狐狸那般，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如何寻找小鸡，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物种式的智慧。被驯化的动物身上所具有的智慧跟这些完全不同，既不是来自逻辑推理，也不是来自天性，而是来源于同情心，那是一种爱和依恋的感觉。一匹纯种的阿拉伯马能够很好地理解它主人的意思，靠的不是天生就有能听懂英语或法语的特殊能力，而是爱，它因为